

列傳 張純子奮 曹褒鄭玄 鄭玄子徽 范升范升 陳元賈逵 張霸子楷 楊子雲  
桓榮子肅 徐駒曾孫 班固子昭興 丁鴻張宗 侯竜賜 騁桓 鍾度尚 楊璇  
劉平趙彥 漢王蓋江革 劉般子愬 固盤 趙蒼班彪 子固  
荀勗倫 曾孫穎 鍾離志 宋均縗 王憲朗 元武十王 東平蓋 王達  
沛獻王輔 仲立王英 济南安王 康東平憲王 葛子任 廉孝王 南阜陵 賢王延  
廣陵思王 荆政 淮懷 公德 中山簡王 馬琰 邪孝王 京朱 喆猶 穩  
案恢何 故

後漢書



後漢書卷六十五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子

賢注

張曹鄭列傳第二十五

張純傳

子奮

張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父安世宣帝時爲大司馬衛將軍封富平侯臣賢案張安世昭帝元鳳六年以右將軍宿衛忠謹封富平侯今此言宣帝封誤也宣帝卽位但益封萬戶耳父放爲成帝侍中純少襲爵土哀平間爲侍中王莽時至列卿遭值篡僞多亡爵土純以敦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初先來詣闕故得復國五年拜太中大夫使將潁川突騎安集荆徐揚部督委輸督促也委輸轉運也監諸將營後又將兵屯田南陽遷五官中郎將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光武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武始縣屬魏郡富平縣屬平原郡也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議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以純兼虎賁中郎將數被引見一日或至數四過三以至於四也純以宗廟未定昭穆失序十九年乃與太僕朱浮共奏言陛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誅鉏暴亂興繼祖宗竊以經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革而名爲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帝以來宗廟奉祠高皇帝爲受命祖孝文

皇帝爲太宗孝武皇帝爲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上盡於春  
陵節侯南頓今欽即光武之父禮爲人後者則爲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大  
謂元帝也據代相承高祖至元帝八代光武即高祖九代孫以代數相推故繼體  
元帝故曰既事大宗下又云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又曰自元帝以上祭于洛陽成  
帝以下祭于長安其義明矣降其私親謂春秋陵以下不別序昭穆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春秋陵四世君臣並列  
以卑廁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繼統者安得復  
顧私親違禮制乎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爲父  
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采其議詔下  
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  
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  
陵節侯羣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從之是時宗廟未備自元帝以上  
祭于洛陽高廟成帝以下祠於長安高廟其南頓四世隨所在而祭焉明年純代  
朱浮爲太僕二十三年代杜林爲大司空在位慕曹參之迹務於無爲曹參惠帝  
爲相國遂蕭何法無所變更選辟掾史皆知名大儒明年上穿陽渠引洛水爲漕上音時丈反  
渠在洛陽城南百姓得其利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  
年不爲樂樂必崩論語載宰我之言也宜據經典詳爲其制純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  
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

周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又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合祭奈何毀廟主陳于太祖未毀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注云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也

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

會始爲禘祭

臣賢案平帝元始五年春祫祭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助祭賜爵金帛今純及司馬彪書並云禘祭蓋祫禘俱是大祭名可通也

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

續漢書曰十八年上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於高廟序昭穆父爲昭南向子爲穆北向

禮說

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爲言諦諦

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

四月乾卦用事故言陽氣在上也

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

之廢於茲八年

自十八年至此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之自是祫祫遂定時

南單于及烏桓來降邊境無事百姓新去兵革歲仍有年家給人足

仍頫純以聖王之也

建辟雍所以崇尊禮義既富而教者也

論語曰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加焉曰日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

教之也乃案七經識明堂圖

識驗也解見光武紀七經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也

河間古辟雍記孝武太

山明堂制度

武帝時河間獻王德獻雅樂對三雍宮有其書記也又武帝封泰山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

水環宮垣爲複道上有樓

及平帝時議

平帝時起明堂徵天下通一藝以上皆議於公車也

欲具奏之未及上會博士桓

榮上言宜立辟雍明堂章下三公太常而純議同榮帝乃許之三十年純奏上宜

封禪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

禮記曰因名山升中于天鄭玄注曰謂巡狩至于方嶽燔柴祭天告

以諸侯之成功也

樂動聲儀曰以雅治人風成於頌

動聲儀樂篇名也

有周之盛成康

之間郊配封禪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脩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易日雲行雨施品物流形黎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祐四方來賀下武之詩也鄭玄注云言武王受此萬年之壽輔佐之臣亦宜蒙餘福也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德在東宮爾雅曰太歲在武三十年太歲在甲寅時歲德在東宮寅曰攝提格建東宮前書音義曰蒼龍太歲也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二月東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興勒功勲復祖統報天神禪梁父祀地祇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東巡岱宗以純視御史大夫從視比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武帝元封元年封禪儀令侍中皮弁搢紳射牛行事封廣丈二高九尺有玉牒書書祿其事皆禁禪肅然天子親拜衣上黃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之屬也三月薨謚曰節侯子奮嗣

奮字稚通父純臨終勅家丞曰司空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東觀記曰家丞名紂奮兄根少被病光武詔奮嗣爵奮稱純遺勅固不肯受帝以奮違詔勅收下獄奮惶怖乃襲封永平四年隨例歸國奮少好學節儉行義常分損租奉奉音扶用反贍卹宗親雖至傾匱而施與不怠十年儋耳降附即今儋州義倫縣也奮來朝上壽引見宣平殿應對合旨顯宗異其才以爲侍祠侯名臣子孫侍祠封侯解見鄧禹傳建初元年拜左中郎將轉五官中郎將遷長水校尉七年爲將作大匠章和元年免永元元年復拜城門校尉四年遷長樂衛尉明年代桓郁爲太常六年代劉方爲司空

時歲旱祈雨不應乃上表曰比年不登人用飢匱今復久旱秋稼未立

立成陽

氣垂盡歲月迫促夫國以民爲本民以穀爲命政之急務憂之重者也臣蒙恩尤

深受職過任夙夜憂懼章奏不能叙心願對中常侍疏奏疏猶條錄也卽時引見復口

陳時政之宜明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囚徒收洛陽令陳歆卽大雨三

日奮在位清白無它異績九年以病罷在家上疏曰聖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禮

樂五經同歸而禮樂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又曰揖讓而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禮記樂記孔子之辭也

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

謂子夏曰禮以脩外樂以制內丘已矣夫

禮稽命徵之辭也宋均注云脩外飾容貌也脩內蕩滌心性也已矣夫恨不制

樂也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厝其手足臣以爲漢當制

作禮樂是以先帝聖德數下詔書愍傷崩缺而衆儒不達議多駁異臣累世台輔

奮七代祖湯武帝時爲御史大夫六代祖子弘宣帝時爲衛將軍領尚書父純光武時爲司空

而大典未定私竊惟憂不忘寢食

臣犬馬齒盡誠冀先死見禮樂之定

先死謂未死之前也

十三年更召拜太常復上疏曰漢

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

見曹褒傳

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

禮記樂記之文功成化定同耳功謂王業化謂教人

也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以時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

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詔曹褒

章帝初曹褒于東觀次序禮事依准舊典凡百五十篇奏之也

今陛下但

奉而承之猶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爲制誠無所疑

美德爲之等制不自述也

今先帝已詔曹褒非陛下出意何所疑而不爲也詩頌曰於乎不顯文王久執謙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又曰孰競武王無競維烈也久執謙令大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以章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爲後世法帝雖善之猶未施行其冬復以病罷明年卒於家子甫嗣官至津城門侯津城門洛陽南面西門也當洛木浮橋漢官儀曰候甫卒子吉嗣永初三年吉卒無子國除自昭帝封安世至吉一人秩六百石也傳國八世張安世字子孺昭帝時爲右將軍始封富平侯卒子延壽嗣卒子勃嗣見明帝紀三雍以下解卒子臨嗣卒子放嗣卒子純嗣建武初改封武始侯卒子奮嗣卒子甫嗣卒子吉嗣無子國除此言八代者除安世始封也

篡亂謂王莽也

張子孺昭帝元鳳二年故

日間也

未嘗譴黜封者莫與爲比

### 曹褒傳

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

前書沛人慶普字孝公爲東平太傅受禮於后倉號慶氏禮也

建武中

爲博士從巡狩岱宗定封禪禮還受詔議立七郊三雍大射養老禮儀

五帝及天

地爲七郊

見明帝紀顯宗卽位充上言漢再受命仍有封禪之事而禮樂崩闕不可爲後

損益不同也禮記正文也言

大漢當自制禮以示百世帝

問制禮樂云何充對曰河圖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尙書璇璣鈴曰有帝

漢出德治作樂名予帝善之下詔曰今且改太樂官曰太子樂歌詩曲操以俟君

子操擅曲也劉向別錄曰君子因雅琴之適故從容以致思焉

拜充侍中作章句

其道閉塞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言遇灾害不失其操也辯難於是遂有慶氏學褒少篤志有大度結髮傳充業博雅疎通尤好禮士常憾

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初舉孝廉再遷圉令

圉縣屬陳留故城在今汴州雍丘縣南也

以

禮理人以

德化俗時它郡盜徒五人來入圉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疾惡風縣殺之褒勅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臯陶不爲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

記云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注云此人但居惡人之中使犯法耳

今

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府意也其

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遂不爲殺嚴奏褒獎弱免官歸郡爲功曹徵拜博士會肅宗欲制定禮樂元和二年下詔曰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以

光十一以興

九謂光武十謂明帝十一謂章帝也

尚書璇璣鈴曰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

緯

文云使帝王受命用吾道述堯理代平制禮放唐之文化治作樂名斯在宋均注云述脩也

予末小子託于敷終曷以續興崇

弘祖宗仁濟元元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立象

宋均注曰堯巡省于河洛得龜龍之圖書舜受禪後習堯禮得

之演以爲考河命題五德之期立將起之象凡三篇在中候也

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

孝經鉤命決曰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宋均注云步謂德隆道用日月爲步時事彌順日月亦駿勤思不已日月乃馳是優劣也

況予頑陋無以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每見圖書中心恧焉褒知帝旨欲有興作乃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

禮作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救世俗致禎祥爲萬姓獲福於皇天

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並臻制作之符甚於言語

言白也

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不顯

祖宗盛德之美章下太常太常巢堪以爲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羣寮

拘繫猶拘束也前書都陽曰能越拘繫之語也朝廷禮憲宜時刊立明年復下詔曰朕以

拘攀猶拘束也前書鄒陽曰能越拘攀之語也

廷

不德膺祖宗弘烈乃者鸞鳳仍集麟龍並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赤草之類紀于

赤草卽朱草也大戴禮曰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十六日落一葉周而復始也

無以克稱靈物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

能褒省詔乃歎息謂諸生曰昔奚斯頌魯韓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考甫詠

**殷**正考甫孔子之先作商頌十二篇夫人臣依義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哉

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從駕南巡既還以事下三公未及

玄武司馬主玄武門續漢志云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秩比千石也

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日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

家名爲聚訟。言相爭不定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夔堯樂官也。名氏春秋曰魯哀

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矣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

散畧猶疏畧也漢儀十二篇勅褒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

宮東觀盡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識記之文撰次天

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爲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

奏上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會帝崩和帝卽位褒乃爲作章

漢官儀曰羽林左騎秩六百石領羽林屬光祿勳也○劉欣曰注羽林左騎案

百官志騎  
當作監

永元四年遷射聲校尉後太尉張酺尚書張敏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

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褒在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者百餘所褒親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不得埋掩褒乃愴然爲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遷城門校尉將作大匠時有疾疫褒巡行病徒爲致醫藥經理餧粥多蒙濟活七年出爲河內太守時春夏大旱糧穀踊貴褒到乃省吏并職退去姦殘澍雨數降其秋大熟百姓給足流冗皆還後坐上灾害不實免有頃徵再遷復爲侍中褒博物識古爲儒者宗十四年卒官作通義十二篇演經雜論百二十篇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

論曰漢初天下創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採經禮參酌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敝然先王之容典蓋多闕矣容禮容也典法則也謂行禮威儀俯仰之容貌也文帝時魯徐生以容爲禮官孫襄亦善爲容容或作宏義亦是以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懷憤歎息所不能已也請更改作皆不從所以歎息也班固曰今大漢久曠大義通也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歎也見前書資文宣之遠圖明懿美而終莫或用資用也言用文帝宣帝美譽遠謀而終不能用賈誼等言誼文帝時人王吉宣帝時人○劉放曰遠圖明懿美案文遠圖下多一明字故知自燕而觀有不盡矣禮記曰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有不盡矣言未備孝章永言前王明發興作明發謂發夕至明也詩曰明發不寐專命禮臣撰定國憲洋洋乎盛

德之事焉

洋洋美也

而業絕天算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

業絕天算謂章帝晏駕也

擅制禮遂不行也

夫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所以咸革異調中都殊絕

六莖韻項樂也見前書異調言古今不同也中都魯邑名也家語曰孔子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殊絕猶斷絕也言古樂不同舊禮亦絕也

況物運

遷回情數萬化制則不能隨其流變品度未足定其滋章

言時代遷移繁省不定也斯固世主

所當損益者也且樂非夔襄而新音代起律謝臯蘇而制令亟易

夔舜樂官襄魯樂官也舉陶虞

士官蘇忿生周武王之司寇也脩補舊文獨何猜焉

言刑樂數改而禮則疑之歎其不能定也

禮云禮云曷其然哉

歎其不能定也

### 鄭玄傳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少爲鄉嗇夫

前書曰鄉有嗇夫掌聽訟收賦稅也

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

鄭玄別傳曰玄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曆會同

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

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

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

三統歷劉歆所撰也九章算術周公作也凡有九篇方田一粟米二差分

三少廣四均輸五方程六傍要七盈不足八鉤股九

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

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

門徒四百餘人升堂

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

玄因從質諸

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前書曰田何授易於丁寬成寬東歸何謂門人曰

易東

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

矣

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

嵩字賓實

見趙坡傳

遂隱脩經業杜門不出時任

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

言公羊義理深遠不可

駁難如墨翟之守城也

左氏膏肓也心下爲膏

喻左氏之疾不可爲也

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

吾矛以伐我平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

地太守劉瓌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

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立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

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屣履造門

謂納履

未正曳之而行

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

管仲相桓公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鄉六士鄉

十五以居工商士

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

吳越相攻越王勾踐乃中分其師

也事見國語也

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

吳公文帝時爲

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

河南守鄧公景帝時爲謁者僕射太史公司馬談武帝時四皓高帝時地有園公

夏黃公角里先生綺里季也鬚眉皓白故言皓秦時隱於商雒南山以待天下之

定漢興迎

而致之也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

海子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

一節謂決獄也昭帝時東海子公爲縣吏決獄平郡爲生立祠號曰子公祠

先是于公閭門壞父老方共脩之于公曰少高大其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  
門令容駟馬車我決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也

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至趙王虔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

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後嘗疾篤自慮

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爲父母昆弟所容去廝役之吏

斯賤

游學周秦之

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城獲觀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

處逸謂處士

大儒

遂博稽六蓺粗覽傳記時覩秘書緯術之與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

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闈尹擅執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

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

比牒猶連牒也併名

謂齊名也言連牒齊名被召者並爲宰相

也併音步鼎反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

式用也序列也

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

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

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謾案之禮典便合傳

家傳家謂家事傳子孫也曲禮曰七十老而傳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

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

汝一承之咨爾熒熒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讚勿替

○劉放曰案文讚當

作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詩大雅民勞篇之言也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

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絃冕之績頗有讓爵之高

謂被辟不就

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墓未成所好羣

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

其人謂好學者也前書司馬遷曰僕誠已著此書傳之其人也

日西方

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尙令

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

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

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

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

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

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顏淵閔子骞及子游子夏並見論語也

回賜之

徒不稱官闥劭有慙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

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

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

北齊劉畫高才不遇傳論玄曰辰爲龍巳爲蛇歲至龍蛇賢人嗟玄以識合之蓋謂此也

既寤以識合

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度

官度津名也在今鄭州中牟縣北前書音義曰於榮陽下

引河東南爲洪溝北通宋鄭淮泗卽今官度

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

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門

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

禮禮記論語孝經尙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蓺論

毛詩譜駢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

案謝承書載玄所注與此畧同不言注孝經唯

此書獨

玄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治孰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其門

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嘏

慮字鴻豫

基字伯興魏鎮南將軍安樂鄉侯琰字季珪

魏東西曹掾遷中尉淵字子尼

魏司空掾遷太僕嘏字昭光

魏黃門侍郎也○劉放曰注魏東西曹掾案崔琰但作東

曹操多時並童幼玄稱淵爲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玄唯有

一西字時並童幼玄稱淵爲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玄唯有

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

魏氏春秋曰小同高貴鄉公時爲侍中嘗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問之曰卿見吾疏

平答曰我不見文王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

遂耽之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

埃及塵也

漢興諸儒頗脩蓺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

守文之徒滯固所稟

稟受滯固猶固執也言學者各守所見不疏通也

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

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

大典網羅衆家

括結也易坤卦括囊无咎也

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畧知所歸王父豫

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

王父祖父也爾雅曰父之父爲王父也范曄祖父

字武子晉武帝時爲豫章太守經義每以玄爲

長也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

言甯崇鄭學也

贊曰富平之緒承家載世

載重也易師卦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也

伯仁先歸釐我國祭

釐理禱祫之

祭也

立定義乖褒脩禮缺孔書遂明漢章中輒

孔書謂六經也  
中輒謂曹褒禮不行也

後漢書卷六十五